



鲁迅
阿袁◎笺证

鲁迅诗 百年笺证

以丰饶的史料爬梳而考索周详

因深湛的学术功力而创见迭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诗 编年笺证



鲁迅◎著
阿袁◎笺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诗编年笺证 / 鲁迅 著; 阿袁 笺证.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01 - 009508 - 0

I. ①鲁… II. ①鲁… ②阿… III. ①鲁迅诗歌 - 注释
IV. ①I2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1560 号

鲁 迅 诗 编 年 笺 证

LUXUN SHI BIANNIAN JIANZHENG

作者署名 鲁迅 著 阿袁 笺证
责任编辑 刘丽华
文字编辑 熊盛元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630 千字
印 张 29.75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09508 - 0
定 价 59.00 元

解诗与注释

——阿袁作《鲁迅诗编年笺证》序

孙 郁

旧诗在近百年一直不是流行的读物,仅被私人的圈子所喜好。南社出了许多诗人,人们能记得的只有几位。南社之外,诗词写得好的,多是写白话文的作家。这里自然首推鲁迅,世人早有公论。印象里郁达夫、聂绀弩的旧体诗也好,气韵自成一派,流布很广。鲁迅之后,好的五言、七言很多,能及鲁迅气象的,少得可怜。许多人看到鲁迅的旧作,多有感慨,像郁达夫、聂绀弩这样的人,他们也暗自感叹,就旧体诗而言,鲁夫子是不让别人的。

我曾经做过鲁迅旧体诗的注解,因内力不足,后来放弃了。见过张向天的注释,宋谋场的注释,周振甫的注释,思维多异,各有千秋。在我看来,注释旧诗,倘也是旧诗的写作者,大概会更好些吧。你看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俞平伯的《读诗札记》都有力度。他们自己的诗文,也是有功夫的。

去年偶然认识阿袁先生,知道他是旧诗的专家,也是旧体诗的写作者。他的诗有古风,很有旧文气。读过他关于古代诗歌研究的文章,有着绵绵的情思在。这样的文字我自己是写不来的。近来才晓得他还是鲁迅诗歌的研究者,对此倾注了许多心血。看到他研究鲁迅诗文的书稿,知道下了很大功夫。诗无达诂,每个人对此都有不同的心解。阿袁潜心在对象世界里,走在他自己喜欢的路上。我相信会有许多人会渐渐关注到他。

鲁迅写旧体诗,多为戏作,偶有吟哦,而气象不俗。他有唐人的遗风无疑,六朝笔意也可看到的。先生的游戏之作和苍凉之句间,好似有很大区别。但这里却埋藏着他的一贯思路和智性。看似随意,而爱意存焉。许多人喜欢鲁迅的诗,因了其沉郁里的豪气,及忧愤里的哲思。我自己觉得,他从旧诗句里借得形式,参之现代人的感觉,有荒谬感和使命感的盘绕,涉笔成趣,遂成奇音,历久而不失鲜活之态。旧形式终于有了新气韵,是大不易的。

新文人写旧诗不过玩玩而已,但无意之间,也有奇异的闪光。或像陈独秀那样的狂放之风,或如郁达夫的晓畅之韵。学院中人则沿袭旧路,如陈寅恪的清秀哀婉,马一浮的儒者风范,都各臻妙处。鲁迅与上述之人不同,其诗有的仿佛天籁,回旋于明暗之间,血液里没有士大夫的因子。这就比同代人显得洒脱、自然,是天马行空的劳作,郭沫若叹其多为绝唱,不是没有道理。

钱钟书对现代文化的看法很有意思,认为学无古今,术通中外,知识分子是不该

囚禁在单调的世界里的。鲁迅是这样的人物。他写的旧体诗,多是馀时的偶得,没有故作雕刻的闲情。先生在古书里泡得久,思路又在域外的文化间,于是杂以个人风采,意象在尼采、杜甫之间,取俄人之峻急,东洋之清秀,汉唐之苍凉,格律间的灵光暗动,一洗媚态,是解放了旧体诗的人。

我个人读过多部关于鲁迅诗歌的研究著作。研究鲁迅的人,其实在表现自己。鲁迅作品在每个时期的读解都有特别的地方,每代人的思考不同也提供了诸多角度。阿袁注重考释,喜欢探究原委,又能搜集后人成果,把相关的资料集结起来,对比中也能看出作者的异同。他自己的看法也埋在其间,发现了许多问题。提出别样的观点,供世人一阅。注释鲁迅的诗,不仅涉及本事与内意,还有人际关系网络图,以及与时代之关系。历史留下的资料,有的未必准确,有的含混不清,所以读解之中,辨析与发现,都很重要。这一本书,提供了多样的视角,前人与今人的观点撷英于此,互为参照。读者未必都同意其中的观点,但这些丰富的史料和笺注,对我们走进一个智者的世界,都有帮助。

思想还活着的时候,诗歌就不会死去。在精神的表达里,是没有新旧之别的。鲁迅走进旧诗却不属于旧诗人的群落,其魅力的不衰则是自然的了。

2010,1,22

《鲁迅诗编年笺证》序

熊盛元

迅翁之诗，夙所耽爱。“文革”期间，余下放农村，偶获张向天先生《鲁迅旧诗笺注》与周丈振甫《鲁迅诗歌注》二书，早夜以诵，虽于其间三昧，殊乏解会；然每当万念俱灰之时，辄吟鲁诗以遣忧怀。尝集其句成七绝一首云：“泽畔有人吟不得，小山香满蔽高岑。天于绝代偏多妒，独托幽岩展素心。”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幸结识宋谋场先生，宋老谈锋极健，谓现当代旧诗，当推迅翁为第一。余生也晚，面对座上诸公，未敢轻易月旦，只言及我当年之集句诗。孰料宋公闻之，竟推赏不置，以为高古浑成，了无拼凑痕迹。我自知浅陋，悚谢而已。自此之后，对迅翁之诗，兴趣更浓，除再次研读张、周二公笺注外，亦稍稍涉猎时贤相关论文与专著。转觉向天先生之笺注，语多穿凿；周、宋二公之解析，则不免有拔高之嫌。最惬我心者，惟倪墨炎先生之《鲁迅旧诗探解》耳。

在结识谋场先生之同时，我亦有缘与阿袁覩面。当时渠尚负笈上庠，酷耽吟咏，所为之诗，灵气腾骞，兴象高远，駸駸乎欲摩唐贤之垒。分袂之后，鱼鸿不绝，每函必附瑶华，均饶新意，颇见气骨。比年以还，多以手机传信，除互递诗简之外，亦每交流读迅翁诗后之心得，举凡意旨、典故、声韵、体式等，俱在探讨之列，其腹笥之丰，眼光之锐，常令我惊讶，诚可谓罕见之读书种子也。

半月之前，阿袁寄示其新著《鲁迅诗编年笺证》电子稿，嘱予为序。余初读一过，觉博雅可方李善之注《文选》，任渊之注《山谷》，迅翁诗中之典故来历，皆沿波讨源，一一指出，较我最喜之倪氏《探解》，更为详尽而精准。不惟此也，阿袁于迅翁诗之体式与音韵，亦独具只眼，如《题〈呐喊〉》“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诸家皆仅注辞句，而阿袁则加按语曰：“此为五言古绝，而非正格之近体五绝也。一二句对起，盖所谓‘掉字对’也。”虽只寥寥数语，而慧心毕见。又如《庚子送灶即事》“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阿袁解析曰：“鲁迅此诗为标准之近体‘五绝’，但某些喜写近体诗者将感不解，除上述笺释‘胶牙饴’之‘胶’可读仄声外，对首句第二字‘鸡’为平声而乖违格律疑兀不已；其实，此为古人写诗时之一种约定俗成作法，亦即所谓‘专有名词可不计平仄’是也。夫如是，全诗则完全合乎格律矣；又，第二句属‘句中自调平仄以谐律’格，故周作人日记称‘大哥作一绝’，所言良确，亦即此为一首近体五绝，而非五言古绝也。”非精于诗道者，焉能如此切中肯綮耶？尤令人称道者，《题三义塔》一诗，各本首句均作“奔霆飞燁”，阿袁据迅翁1933年6月21日之日记，断定“燁”当作“焰”，盖“燁”读“补遥

切”，平声，古人从无读仄声者，即此可知其治学之审慎严谨矣。

抑更有言者，迅翁之诗，远承楚骚之余绪，近嗣定庵之风神，而又独具自家之面目，盖其不惟源溯前古，且能睥睨西方，创摩罗诗力之说，擎反抗挑战之旗，直面人生，扎根荒漠，横戈呐喊，荷戟彷徨，是以其诗虽不若散原、弢庵等深晦，而所诣之境，则超轶传统之外。如此篇什，倘仅用李善、任渊笺注之法，恐难得其真髓也。是以阿袁之《笺证》，于每首诗后，均搜集鲁迅及其亲友相关之语，以内证、旁证之法，由表及里，剥茧抽丝，揭示背景，探取诗心，直欲与迅翁相视一笑，莫逆于心矣！倪氏《探解》，亦用此法，启我良多；阿袁后出，取精用宏，拓疆扩土，汲黯所谓“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是也。

所可叹者，值此快餐文化冲击缪斯殿堂之际，青年而能嗜好迅翁之诗者，已寥若晨星，此殆时移势易，审美情趣转换使然乎？深祈《鲁迅诗编年笺证》问梓之后，能如一枝清采，芳馨远播，广大青年，能如迅翁所期，“插竹编篱好护持”也！匆匆走笔，忻慨交心，爰集鲁诗，凑成一绝，权作此序煞尾云尔。

枫叶如丹照嫩寒，但从心底祝平安。

无端旧梦驱残醉，敢遣春温上笔端。

2010年2月3日，

岁次己丑嘉平，盛元草于南昌青山湖畔

敢教笺证识诗心

——《鲁迅诗编年笺证》自序

我喜欢鲁迅诗歌(以下简称“鲁诗”,主要指旧诗)的时间不能说太晚。记得1994年在广东清远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中青年诗词研讨会上,我就跟如今已故的饱学而宽厚的长者宋谋瑒教授,一同谈起各自喜爱鲁诗的情形,认为鲁诗诗味醇厚,格调高雅,蕴涵深广,而又风格多样。然而,我真正下决心要为鲁迅诗歌作笺证,则是近年的事儿。

那是年前鄙人忝在中国航空部老年大学教授我国古代诗词,以及鲁迅、郁达夫等先贤的诗歌作品时,不惜屈尊前来听讲诗词课的王友来研究员,知道我正准备要笺注郁达夫诗歌,他说,我们这些学员很想详细了解鲁迅诗歌,老师您何不就先先行给我们笺注鲁迅诗歌,以便有效学习诗词呢?闻言之下,我觉得此语颇为在理,就满口答应了。

但真正要为鲁诗作笺注时,我却陡然发现鲁迅先生为数不少的诗歌的内涵颇为不易领会。不说鲁诗所涉及的知识面极为广博,就是其中的意象,大多也因各种情况所致而其题旨特别含蓄,一时难得正解。于是,我就去找已然面世的与鲁诗有关的解说与注释,竟发现其中说法颇多自相矛盾,甚至就是互相对立;而有的则一看就知其谬误得“离谱”——这真使我大吃一惊!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发觉得那些原以为早已理解了鲁诗的,其实却也未必;加以我现在因通读《鲁迅全集》,又看了许多参考资料,许多似乎比较清楚明白的居然就被搅了个一头雾水。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虽说对李商隐的多用典故是颇为不满的(具见《鲁迅书信集·832致杨霁云》),但究其实,他自身的诗歌(包含新旧体诗)也使用了为数并不很少的典故,在当时文网特密的情况下,应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目前所见许多鲁诗的解释或笺注,其中所找的词语源头或说典故有许多似乎并不准确,或竟一直就未曾找出来过,从而就把鲁诗的蕴涵搞得似是而非甚乃支离破碎不说,就是读者在读过之后也仍是不得要领;尽管其中一些论争似乎又颇为热烈。此外,我们也深知,其中那些几乎属于“老好人式”抑或“世袭式”的说法,固然也是完全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

这里仅举一个与此相关的例子,亦即我们来说说鲁迅先生的名诗《自题小像》。

关于该诗“首先发表”的时间与出处,就连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版的《鲁迅全集》(共18卷)竟然亦仍是沿袭旧有讹误;不难求证,此前其他有关此诗的著作

自然也都讹误着了。因为它们都一再说那是出于鲁迅好友许寿裳 1936 年 12 月 19 日所写的《怀旧》一文,该文发表在 1937 年 1 月的《新苗》第 13 期。事实上,该诗最早应见于许先生 1936 年 10 月 27 日所作的《我所认识的鲁迅》一文(不是指后来与此名目相同的书,虽然该文也被收入其中),该文发表于 1936 年 11 月《新苗》第 11 期;比《怀旧》正好早了两期。这是由于当事人许先生的一再误记误说(多篇文章均一再误予提到),使得此后所有关于该诗的注释几乎没有不以讹传讹的(本书附录的拙文可参阅)。这是其一。同样地,许先生对于此诗典故理解的纰缪,使得全诗几不可解。因为他说首句中的“神矢”是使用了所谓的“异域典故”;于是,此后多数论者就认定这是“爱情之典”甚乃“引申”为所谓的“爱国之典”,以致连诗中的“灵台”,也因误引《庄子》而解释为“心”(即便最新版《鲁迅全集》及本书所据底本也是如此做法),从而使全诗的内蕴竟云山雾罩起来。这无疑就完全背离了绝句诗的基本作法,使鲁迅有被无端划入不懂旧诗作法这一行列的嫌疑。而这样的说诗方式,不说鲁迅在天之灵如果有知定将不能答应,就是作为后学的我们委实也是不能赞同的。其实,该词语的正确典源,应该是比《庄子·庚桑楚》还要早些时候的《诗经》——《诗·大雅·灵台》!因为只有这样徵引语源,全诗才解释得通(请参阅本书所附录的拙文,下同)。这是其二。至于其三,关于该诗的写作时间,鲁迅自身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曾多次明确提到),证以其行实,自可信从。但由于许寿裳先生的一再误记误说,使得目前除了极少数学者主张鲁迅本人的说法(当然,其确证的理由似乎尚需补充以及其论点尚需修正),至今仍有许多论者祖桃许寿裳的错误说法,一再为之寻找那些与诗艺应是全不搭界的所谓“证据”,如引《浙江潮·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又如引《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同瀛录》之类,致使原本可解的原诗竟然也因这东拉西扯的解诗方式而越发难以理解。关于这些,著者均有小文予以论证,以求最大限度地符合鲁迅先生诗作的原有意蕴,而不是被那些错讹的说法所支配。

《自题小像》目前所涉及的问题如此之多,其他诗篇被人为弄得莫名其妙的问题也很是不少,可参阅各诗笺证所及,这里就恕不多述了。至于某些颇为“权威”的说法一出,使得此后其他注本一误再误的现象固然也就免不了。这大概就是由于人们把鲁诗动辄往政治上“贴靠”的解证立场或不作深入思考就随手抄录的利用原则使然吧,许多诗尽管被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一些论者其实在做着不着边际的方式说诗。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一些论者恐怕没能找对词语源头或典故出处,以及未能很好地领会鲁迅那些跟其诗隐相照应的文章——大有干系。

这无疑使人觉得很可惜。

于是,著者就一边通过仔细研读鲁诗,一边仿照唐人李善注《文选》的做法来求其语源;诚然,我同时还得全面研读《鲁迅全集》,看看有哪些文章可以阐释鲁迅的诗歌的,将其摘抄出来,以冀相互印证。此外,我觉得鲁迅先生的亲友对某些诗歌的理解与阐释,应该具有他人所难以替代的功效,故此亦不惜时间和精力广泛搜罗,以期读者加深对鲁诗的理解与赏会(请参阅拙“跋”)。对此,读者朋友们想必是会欢迎的。

令人深感欣庆的,在研读鲁迅先生诗文的过程中,阿袁还因此极为幸运地结识并加强联系了这方面的专家学者。百忙之中为拙著撰写序言的北京鲁迅博物馆馆

长兼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以他对鲁学的精研有得及其丰厚的鲁学涵养,对我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因而,他也正是使阿袁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极大教益的。而至今有着十五六年交谊的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心主任熊盛元研究员,以其深厚的国学素养和颇为全面的知识储备(不仅能够熟背四书五经并能融会贯通,而且仅唐诗就能背诵一万馀首,此外他还通盘掌握外国文学艺术知识),使阿袁深为受益;同时,他对鲁诗亦甚为谙熟(他平时很少表露这方面的素养,只是在同阿袁谈诗或给阿袁评点诗词时涉及,深知他其实颇为精通鲁学),使拙著在笺注时不至出现太多的误差。孙先生和熊先生都是世务繁忙的饱学长者,现都不我遐弃地勉予赐序和把关;毋庸置疑,我是深自感幸的。

而同样深感欣幸的,是我跟完成责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的人民出版社兼东方出版社文化编辑室主任刘丽华编审电话中一谈起本书稿,她便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期待。此后,本书稿通过丽华女史一系列细致而有效的把关和匡助,方得尽快面世。相对目前那么些只是希图或首先希图经济利益,而不讲求书稿质量甚至在粗制滥造图书(尤其跟鲁迅先生有关的图书)却又自以为是的“文化”编辑,丽华女史和人民出版社领导这种迅即毅然决然出版学术著作的风概,无疑使人在现今这物欲横流的时代倍感精神一振!

临了,亦即在撰写本文的两天前,阿袁因初稿撰成并校阅一过,心有所感,就做了两首郁达夫先生文中一再所说的“山歌”,题为《〈鲁迅诗编年笺证〉稿成感焉自题二律》,现予录呈,以博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一粲;曰:

诗成风雨过虹桥,今古何尝说梦遥。

温饱王曾心未释,怨恩主父骨先销。

茫茫差报琴歌舜,琐琐安辞犬吠尧?

省识民魂仍自警,春江滚滚木萧萧。

其二是:

果然鲁海壮无穷,应接山阴照眼红。

史事经心金碧外,世情抚髀有无中。

未筹诗国匡时略,敢报文坛浴日功?

最是风云京沪里,倩谁寒夜忆匆匆!

2009年12月23日

阿袁于京门何陋居



录

contents

解诗与注诗——阿袁作《鲁迅诗编年笺证》序(孙郁)	(1)
《鲁迅诗编年笺证》序(熊盛元)	(3)
敬教笺证识诗心——《鲁迅诗编年笺证》自序	(5)
别诸弟(1900年3月18日)	(1)
庚子送灶即事(1901年2月11日)	(16)
附周作人诗	(19)
莲蓬人(1901年2月11日后)	(22)
附周作人诗	(25)
祭书神文(1901年2月18日)	(27)
自题小像(1901年3月15日前)	(37)
叠《别诸弟》元韵 并跋(1901年4月2日)	(47)
附周作人诗	(49)
惜花四律 步湘州藏春园主人元韵(1901年4月14日)	(58)
附藏春园主人原唱	(66)
哀范君三章(1912年7月22日)	(70)
附周作人诗	(74)
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1924年10月3日)	(87)
替豆萁伸冤(1925年6月5日)	(94)

吊卢骚(1928年4月10日)	(104)
题赠冯蕙熏(1930年9月1日)	(109)
送 O. E. 君携兰归国(1931年2月12日)	(116)
赠邹其山(1931年初春)	(121)
无题(“惯于”;1931年2月28日)	(127)
赠日本歌人(1931年3月5日)	(142)
无题(“大野”;1931年3月5日)	(147)
湘灵歌(1931年3月5日)	(152)
无题二首(“大江”、“雨花”;1931年6月14日)	(159)
送增田涉君归国(1931年12月2日)	(164)
好东西歌(1931年12月11日)	(170)
公民科歌(1931年12月11日)	(175)
南京民谣(1931年12月25日)	(179)
“言词争执”歌(1932年1月5日)	(182)
无题(“血沃”;1932年1月23日)	(192)
偶成(1932年3月31日)	(197)
赠蓬子(1932年3月31日)	(202)
一·二八战后作(1932年7月11日)	(206)
自嘲(1932年10月12日)	(211)
教授杂咏(1932年12月29日)	(223)
所闻(1932年12月31日)	(239)
无题二首(“故乡”、“皓齿”;1932年12月31日)	(243)
无题(“洞庭”;1932年12月31日)	(249)
答客诮(1932年12月31日)	(254)
二十二年元旦(1933年1月26日)	(262)
赠画师(1933年1月26日)	(268)
学生和玉佛(1933年1月30日)	(272)
吊大学生(1933年1月31日)	(278)
题《呐喊》(1933年3月2日)	(284)
题《彷徨》(1933年3月2日)	(296)
悼杨铨(1933年6月20日)	(304)
题三义塔(1933年6月21日)	(312)
无题(“禹域”;1933年6月28日)	(317)
悼丁君(1933年6月28日)	(323)

赠人(“明眸”、“秦女”;1933年7月21日)	(329)
无题(“一枝”;1933年11月27日)	(336)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1933年12月30日)	(342)
酉年秋偶成(1933年12月30日)	(356)
三月十五夜闻谣戏作(1934年3月15日)	(360)
戊年初夏偶作(1934年5月30日)	(365)
秋夜偶成(1934年9月29日)	(372)
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1934年12月9日)	(383)
亥年残秋偶作(1935年12月5日)	(399)

附录一

断句一(1898年)	(403)
对联·挽丁耀卿(1902年1月12日)	(405)
断句二(1903年)	(407)
宝塔诗(1903年)	(409)
断句三(1907年7月)	(412)
断句四·新秋(1933年9月14日)	(415)

附录二

梦(1918年5月15日)	(417)
爱之神(1918年5月15日)	(421)
桃花(1918年5月15日)	(425)
他们的花园(1918年7月15日)	(428)
人与时(1918年7月15日)	(431)
他(1919年4月15日)	(435)

附录三(部分相关论文)

鲁迅《自题小像》并非在许寿裳《怀旧》中“首先发表”

(2009年3月11日)

(438)

郁达夫赠鲁迅之诗究竟是“盲”还是“氓”? (2009年10月11日)

(442)

鲁迅《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正解和作年及其他

(2009年11月19日)

(445)

现代中国的史诗 杂文大家的境界(代跋)

(459)

别 诸 弟

【 解 题 】

此为目前所见鲁迅先生最早之完整诗篇，亦为先生一生文学事业发轫之作也。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时在南京求学之鲁迅再度回绍兴老家度寒假并在返回学校后，特写此组诗三首以寄感，终乃寄回家中以示诸弟者；其时作者20岁。

作者虽为日渐破落之生活境况所迫而不得兄弟团聚，其感伤之意颇可想见，然心中仍自蕴有一段不可磨灭之壮怀，其乘风破浪之志节与人定胜天之胜概，委实令人心折不已。故其后不久，鲁迅先生即能写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等高妙绝伦之作，良有以也。

按，1898年5月，作者以多种原因进入江南水师学堂(1890年设立)学习，然不满该学堂“乌烟瘴气”环境，乃于1899年1月下旬改入江南陆师学堂(建于1895年)附设之矿务铁路学堂(亦即鲁迅及其好友许寿裳等人所称“矿路学堂”者，于1898年10月创办)学习。

又，鲁迅原有三位亲弟弟，但幼弟椿寿因患病而夭折，故此诗所示之“诸弟”，当指二弟周作人与三弟周建人。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

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平声支韵】

【 版 本 源 流 】

该组诗录自二弟周作人日记，题下署“豫才未是草”。据周作人日记庚子三月十五日(即1900年4月14日)载：“下午接金陵十八日函并洋四元，诗三首，系托同学带归也。”

按，此组诗之题下或有“庚子二月”字样。庚子二月十八日即为1900年3月18日，则知鲁迅此组诗当作于此时或稍前。

又，“豫才”为鲁迅之字，“金陵”为江苏南京之别称；“洋”即大洋，银元也。其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下二首同此，不复赘。

【 笺 注 】

【谋生】图谋生计，设法寻求维持生活之门路。唐人刘长卿《落第赠杨侍御兼拜员外仍充安大夫判官赴范阳》：“念旧追连茹，谋生任转蓬。”语当本此。又，宋人苏轼《寄虎儿一首》：“谋生看拙否，送老此蛮村。”具见《苏东坡全集》后集卷四。

按,《辞源》仅引南宋人“杨万里诗”云云,殆未为所谓“源”也。

又,唐人杜甫《发秦州》:“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

【无奈】心有不快而无可如何。唐人张谓《别韦郎中》:“教人无奈别离何!”观鲁迅此诗一二句,盖即用之人诗也。

按,六朝人多写“奈”为“那”,唐人亦多以“无奈”为“无那”者,唐人王维《赠郭给事》:“强欲从君无那老。”至于宋人秦观《阮郎归》之“讳愁无奈眉”、《何满子》之“无奈供愁秋色”及《如梦令》(五首其三)之“无奈玉销花瘦”等等,均是;此虽晚于唐人,然因鲁迅颇喜秦词,故亦一并附入。

【日】每日,每天。《大学》:“又日新。”杜甫《寄高三十五书记》:“叹息高生老,新诗日又多。”唐人李商隐《秋日晚思》:“桐槿日零落。”

【奔驰】奔走不止,犹“奔波”。汉人桓宽《盐铁论·忧边》:“国君不安,谋臣奔驰。”唐人王建《求友》:“敦学既不减,朋友道日亏。遂作名利交,四海争奔驰。”唐人刘禹锡《平齐行二首》(其二):“百神受职争奔驰。”又《送僧仲崱东游兼寄呈灵澈上人》:“奔驰象马开禅扃。”释印光《复邓伯诚居士书一》:“具缚凡夫,若无贫穷疾病等苦,将日奔驰于声色名利之场,而莫之能已;谁肯于得意烜赫之时,回首作未来沉溺之想乎?”

【有弟】杜甫《月夜忆舍弟》:“有弟各分散,无家问死生。”又《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三):“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

【教】作名词用时读去声,音“叫”;作动词“使、令”解时,则读平声,音“交”,如“悔教”、“莫教”、“不教”之类。唐人王昌龄《闺怨》:“悔教夫婿觅封侯。”又《出塞》:“不教胡马度阴山。”

【各别离】各自离别。战国时楚人屈原《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杜甫《偶题》:“前贤兼旧列,历代各清规。……不敢要佳句,愁来赋别离。”此并摘其字。

【“最是”两句】唐人温庭筠《杨柳枝》:“正是玉人肠绝处,一渠春水赤栏桥。”似本此前句也。又,秦观《蝶恋花》(四首其二):“最是人间佳景致,小楼可惜人孤倚。”唐人孟浩然《途中九日怀襄阳》:“岷山不可见,风景令人愁。”宋人陆游《感昔》:“最是客途愁绝处,巫山庙下听猿声。”明人杨载鸣《萍乡》:“最是孤怀无奈处,乱峰残雪度萍乡。”清人黄俞邵《悼冒辟疆姬人董小宛》:“最是夜深凄绝处,薄寒吹动茜红衫。”清人汪中《江上》:“最是梦回呼不应,灯昏月落共凄神。”又,杜甫七律《咏怀古迹》(其二):“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此盖受上述诸诗启发而套用之,亦即所谓效其体并用其意者也。

按,唐宋人诗词中之“令”为动词时,多读平声,音“灵”,使也。唐人宋之问《度大庾岭》:“但令归有日,不敢怨长沙。”孟浩然《送张子容赴举》:“须令友道存。”又《登万岁楼》:“万岁楼头望故乡,独令乡思更茫茫。”其中“思”作名词用时平仄两读,此为去声。又,王维《赠韦穆》:“不向东山去,自令春草深。”杜甫《有感五首》(其三):“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李商隐《筹笔驿》:“徒令上将挥神笔。”其例甚多,兹不赘举。

至于鲁迅在日本结识之友人苏曼殊于1913年所作《吴门依易生韵》(十一首之九),其中有句即全同“最是”一句,或系径用迅翁当年之成句也欤?抑偶合也耶?具见“互参合读”栏。至于有注者竟称此句为清人龚自珍诗者,误也。

【“孤檠”句】陆游《秋光》：“丛菊渐黄人醉后，孤灯初暗雨来时。”此效其体并摘其字。又，北宋人陈师道《斋居》：“卧听丛竹雨来时。”观乎此，则陆诗盖亦从陈诗出也。

按，檠，音“擎”，平声，灯架也；唐人韩愈有《短灯檠歌》。而此字在唐人诗中虽则平仄两读，但似以读仄声者为常见，如唐人唐彦谦《春雨诗》“灯檠昏鱼目”及李商隐诗“九枝灯檠夜珠圆”等，即是；又如唐人白居易于其诗“铁檠移灯背”下自注云：“檠，去声读。”但宋人则又多读平声，如苏轼诗“免使韩公悲世事，白头还对短灯檠”是也。而鲁诗则正读平声。

【长夜】屈原《九章·悲回风》：“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曼曼，同“漫漫”。战国时楚人宋玉《九辩》：“去白日之昭昭兮，袭长夜之悠悠。”

又，汉人秦嘉《赠妇诗三首》（其一）：“长夜不能眠。”汉时无名氏《古诗十九首·凛凛岁云暮》：“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魏人嵇康《难自然好学论》：“况以长夜之冥，得照太阳，情变郁陶，而发其蒙。”

按，此句可参阅南唐人李煜《捣练子》：“无奈夜长人不寐。”

【鲁迅自述】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卖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

——摘自1922年12月3日《〈呐喊〉自序》

阿袁按：文中“N”指南京（N系“南京”二字中之第一个拼音字母），“K学堂”应指矿务铁路学堂（K系“矿务铁路学堂”六字中之第一个拼音字母）。尽管鲁迅于1898年所进入之学校为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次年方改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之矿务铁路学堂（简称“矿路学堂”），然鲁迅行文以“就近原则”计，故特作如此说法，并非初次进入之学校即为“矿路学堂”也。至于有人把“K学堂”理解为“江南水师学堂”者，大误。

伊，女性第三人称代名词；其时尚未使用“她”字。具见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及刘半农《半农杂文·她字问题》。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

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终于，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近几年，我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

——摘自1925年5月26日《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按：文中“我底”，现通作“我的”；“变故”指鲁迅祖父周福清于1893（清光绪十九年）因科场案入狱一事；“豫备”现通作“预备”。又，水师学堂，即指江南水师学堂；矿路学堂，即指江南陆师学堂附设之矿务铁路学堂。“别的人”，指周作人与其妻羽太信子等。

至于1930年5月16日所撰之《鲁迅自传》与此殆同，故不复赘；具见《集外集拾遗补编》。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

——摘自1926年5月10日《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

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

——摘自1926年9月18日《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故去之后，……我其时觉得很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有一天谈到这里，她便说道，“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我说母亲没有钱，……

……

……我对于这中西学堂，却也不满足，因为那里面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功课较为别致的，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

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

——摘自1926年10月8日《朝花夕拾·琐记》

北新捕去李（小峰之堂兄）王（不知何人）两公及搜查，闻在十月二十二，《语丝》之禁则二十四。作者皆暂避，周启明盖在日本医院欤。查封北新，则在卅日。今天乔峰得启明信，则似已回家，……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

……

我独据一间楼，比砖塔胡同时好得多，因广东薪水，尚未用完也。

——摘自1927年11月7日《书信·致章廷谦》

按：乔峰，即三弟周建人之字；启明，即二弟周作人之另一字也。砖塔胡同，系鲁迅因与周作人失和而搬出八道湾后之暂时赁居处。